

多部门为违规项目“开绿灯”

广西凤山：世界地质公园被“开膛破肚”

凤山县在违规推进项目建设之后，又盲目调整规划，致使良利采石场被调出国家地质公园范围，扩大规模继续开采

机构改革后，农村房屋建造改由农业农村和住建等部门负责。前期主管部门和后期主管部门缺乏协调对接，“现在还有些农民偷偷扩建房屋，影响周边风貌”

截至4月30日，调查组已对涉及的5个部门共19人进行调查谈话，已对原县地质公园管理局、原县国土资源局3人进行立案审(调)查

本报记者黄庆刚、黄耀滕、雷嘉兴、农冠斌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通报称，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世界地质公园保护为项目开发让路，造成国家级地质遗迹点和部分保护区区域土地被违规审批用于矿产资源和房地产开发，问题十分突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赴凤山调研发现，违规项目突破规划限制，暴露出当地党委、政府对于生态保护和规划约束的意识淡薄和监管不力、协调不足等问题。

违规开采建设触目惊心

根据通报，广西河池市凤山县世界地质公园违规采矿、违规开发房地产，导致生态破坏严重、地质地貌严重受损，且还存在蓄意调规、保护为发展让路的问题。记者近日在位于中国乐业—凤山世界地质公园鸳鸯洞世界级遗迹点看到，附近一级保护区内的坡雄堡采石场，因非法盗采石料，山体一侧被开挖破坏，山体受损严重。虽然目前采石场已被关闭，当地正运送泥土用于覆盖原料加工场的混凝土地面，但山体上石料开采作业面的裸露岩石仍然触目惊心。凤山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陈祥万介绍，涉事公司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以厂区扩建为由，非法对周边山体开山采矿，目前，当地已经清除场地内的机械设备、建筑物和构筑物，



广西凤山县的坡雄堡采石场。 本报记者雷嘉兴摄

场地内的3栋厂房、3排职工宿舍区、搅拌站及其设备已拆除完毕。在凤山县良利采石场作业区内，记者发现采石场周边山体已遭大规模破坏，采石场的空地上仍堆有不少石料。“接到通报后，我们依法依规关闭采石场，并限时拆除生产设施。”凤山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黄大豪说。记者在通报提到的凤栖桃源生态智慧长寿康养基地看到，一座圆形的二层康养咨询中心已建设成型，周边原用于建设公寓的地基钢筋依然清晰可见。凤山县住建局副局长滕例延说，目前已拆除建筑面积达2737.94平方米的6层养生公寓和1座施工吊塔，清运拆除废方1692立方米。记者在通报提到的三门海天窗群入口看到，周边多处高层酒店、养生馆以及违建房屋分布在入口两侧，与周围地质景观不协调，现场一

户村民仍在装修房子。三门海镇对入口附近74栋民宅进行排查，发现房屋超高建筑17栋，超面积建筑29栋，屋顶违规搭建铁皮棚16栋，目前均已发发拆除通知书。截至目前，洞口两侧28户农户房前屋后32间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被通报问题正在整改中，生态修复及后续赔偿等工作将待专家组出具评估报告和设计方案后推进。

多部门为违规项目开“绿灯”

受访人士表示，凤山世界地质公园违规开采问题暴露了当地党委、政府思想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力等问题。凤山县在违规推进项目建设之后，又盲目调整规划，试图使违规项目合规。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2010年10月批准的《广西凤山岩溶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09—2020年)》(以下简称《公园规划》)，良利采石场位于地质公园范围内。凤山县人民政府2018年3月颁布实施的《凤山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却将良利采石场所在区域调出国家地质公园范围，规划成可采区。这使得采石企业不仅得以在2018年续证，开采规模更是由10万吨/年扩大到50万吨/年。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在地质公园保护区内违规上马房地产项目和采矿场，反映出当地对于统筹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关系认识不到位，任意调规反映出的规划意识淡薄问题更值得深刻反思。凤山县住建局局长王丰硕说，督查组指出三门海天窗群入口两侧民房违建，主要原因是最初房屋建造由乡镇“四所合一”负责，

为视障人群铺设一条互联网“盲道”有多难？

借助QQ等工具，视障群体不断拓展网络使用能力，但信息无障碍仍是小众理念

2013年，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成立，企业、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的力量串联起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再只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如今，借助逐渐发达的虚拟“盲道”中，网购、点外卖、打车、订火车票、收寄快递、地图导航出行等大事小情，部分视障人士都能通过手机解决

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产品在诞生之初，没有过考虑无障碍功能，补足早期的无障碍缺陷，只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信息无障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薛园

在互联网世界里，王永不再是工号“14”的视障按摩技师。他听歌、聊天、购物、搞直播、追一部更新到三百多章的网络小说。手机自带的“读屏软件”，就像他的“盲杖”。王永将手机靠近耳朵，拇指在屏幕上飞快滑动，屏幕上的信息都得以被朗读。然而，读屏软件只能在部分App上使用。当下流行的不少App，有的不具备无障碍特性；有的声称具备，但并不实用——信息被译成“滴滴滴”的噪音，视障用户点击屏幕后听到的是大串数字乱码。5月16日是我国第31个全国助残日。中国

残联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其中，像王永一样的视力障碍人士超过1700万人，且23.5%为30岁以下。此外，还有约1.5亿年龄65岁以上，存在不同程度视力障碍的老年人。改变视障人群在互联网世界里“寸步难行”的困境，修建互联网“盲道”显得十分必要。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秘书长杨骅介绍，十几年来，与他们合作开展无障碍优化的应用，已经扩展到60多个产品。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相比，这项“小众”事业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在互联网中修起一条条“盲道”

国内第一波互联网无障碍化热潮，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QQ是国内首批开展无障碍优化的产品之一，时任QQ空间技术总监的黄希彤参与其中。2009年，黄希彤无意中“撞”进深圳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那时的黄希彤逢人便问对方用不用邮箱和空间？视障者告诉他，没用过，因为用不了。另一句回复更加刺痛他，“我们找遍了中国，都找不到一个无障碍的国产邮箱。”黄希彤突然意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从未充分考虑视障人群。很快，在腾讯，QQ空间、QQ邮箱等产品，就开启了无障碍功能优化。有一段时间，王永悄悄半夜起床“偷菜”，也在这段时间结识了很多网友。到目前为止，他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还是QQ：通过声纹添加好友，在不同群聊里抢红包，发出“呲牙”“偷笑”或是自制的表情包；点进满是图片的QQ空间——在那里，腾讯AILAB的人工智能算法不停运转，将图片翻译成一句简单明快的文字描述。王永和朋友们还解锁了“无比实用的新

技能”——通过QQ的“图片文字提取”功能，将说明书、宣传单上的内容拍下来，准确地提取信息，他不再需要麻烦别人。还有朋友借此读取了常去饭馆的菜单，解锁了全部菜品，不用再因为害羞“只吃那几样菜”。2019年的《视障人士在线社交报告》显示，九成视障人士在生活中其实非常需要互联网。他们对QQ、微信等通讯类软件的需求高达99%，聊天时最爱发送“害羞”“得意”“抓狂”“委屈”等表情。腾讯QQ产品总监夏志勇介绍，QQ自2009年开始关注视障用户，手机QQ至今已实现了3000多个无障碍特性，每年发挥上亿次作用。“每个操作系统，每个手机机型的无障碍读屏功能，细节都不太一样。作为App开发方，我们要适配不同的机型、检查、确认，工作量很大。”夏志勇说。现今，因为逐渐发达的虚拟“盲道”，网购、点外卖、打车、订火车票、收寄快递、地图导航出行等大事小情，部分视障人士也可以通过手机解决。1年多前，王永还实现了人生第一次游戏体验。在腾讯天美工作室专门为盲人开发的游戏《长空暗影》里，他戴上耳机，通过导弹飞来的声音判断导弹的方向，并迅速滑动屏幕，控制自己的飞机不被击中。天美工作室一位制作人说，游戏得到了深圳市盲人协会的大量帮助，一步一步改掉很多“想当然”的设计。“在中国，视障人群非常庞大，平均每100人就有1人伴随严重的视力障碍，但现在对视障群体的关注度还普遍不高。”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想要真正连接起这群“身边的陌生人”，亟须社会多方的参与。2013年，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微软(中国)共同发起了信息无障碍产品联盟，将企业、社会组织、学术机构的力量串联起来。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信息无障碍建设不再只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将无障碍化写进“产品基因”距离黄希彤的第一个无障碍优化产品已经过去了11年。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初的“读屏版QQ农场”，虽然受到视障人士的欢迎，但不属于真正的无障碍产品，甚至是“错误的做法”。“无障碍专门版”看似重视视障群体，却暴露了这款App主程序本身存在的缺陷：先推出有缺陷的版本，待产品做大、成熟后再“补课”的逻辑。本质上，依旧是将视障用户视为锦上添花而已的“特殊需求”。“现在说无障碍化，绝不是做一个新产品，专门为视障人群做什么；而是原有的产品、基因，天生就该拥有这些功能。”黄希彤解释道，软件开发者们应该将App功能与读屏软件进行无障碍适配，融入日常开发、测试的环节。2013年，QQ决定重构底层架构。对于一个日活量几亿的产品，改动一丁点儿都要万分慎重。工程师团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将底层架构全面支持信息无障碍。转年，到了新版本发布前夕，开发团队就发现了无障碍的“致命bug”：新版QQ开屏时弹出的广告页面，其关闭按钮未设置可供读屏软件识别的焦点。这意味着视障用户可能无法准确关闭广告，被卡在入口。几个团队紧急展开合作。最终，给广告关闭按钮进行无障碍化，成了新版本处理的首个bug。一个无障碍缺陷几乎影响产品大版本的更新，黄希彤此前从未听说过。杨骅认为，这是企业无障碍化理念上的进步。她坦言，早期互联网产品的无障碍化，更多的是“打补丁”；现在则要逐步将无障碍特性“初始化到产品中”。

信息无障碍仍是小众理念“这个产品里面，对于视障群体，哪个功能最重要？”专职信息无障碍多年，杨骅最怕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总会说，每个功能都很重要。视障朋友希望使用到的功能和正常用户一致，不想被特殊对待。”杨骅坦言。尽管这些年来，信息无障碍建设一直在向前发展，但杨骅不得不承认，它至今仍是相对小众的理念，很多企业确实完全没有意识。她和同事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做前期工作——告诉企业，做无障碍这件事情是必要的，而且该立刻就做。同时，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产品在诞生之初，没有过考虑无障碍功能，部分相对成熟的产品试图补足早期的无障碍缺陷，相当于从最后一步向前倒推，只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真正能实现体系化的产品则凤毛麟角。杨骅认为，信息无障碍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多人会逐渐理解信息无障碍的必要。2021年3月1日，《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信息无障碍国家标准。铺设互联网“盲道”有了58项具体指标，可以用明确的技术要求来统一规范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互联网要做的，是协助人与人连接，加强相互理解，解决信息不对称。视障人群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要被连接的对象，那这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在夏志勇看来，想要系统地保障产品无障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归根到底又汇聚为一点：先统一团队认识，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本质。“众生平等。世界对每个人而言，都不该存在先天的障碍。无论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还是数字的。”黄希彤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实现。